

生死场

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萧 红 著

章海宁 校订
陈行哲 绘画

中国青年出版社

生死场

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萧 红 著

章海宁 校订

陈行哲 绘画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死场 / 萧红著; 陈行哲绘.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153-2806-5

I. ①生… II. ①萧…②陈…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3527号

责任编辑: 曾玉立
装帧设计: 瞿中华
封扉字体: 谷龙(谷龙纤圆体)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57350402
门市部电话: (010) 57350370
印刷: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5
字数: 100千字
版次: 2014年10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15年2月北京第2次印刷
定价: 39.8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337

1/5
H/1
12



EXLIBRIS

目录

- 001 《生死场》校订记 章海宁
- 025 序言 鲁迅
- 029 一、麦场
- 053 二、菜圃
- 073 三、老马走进屠场
- 085 四、荒山
- 109 五、羊群
- 119 六、刑罚的日子
- 129 七、罪恶的五月节
- 147 八、蚊虫繁忙着
- 155 九、传染病

- 165 十、十年
- 169 十一、年盘转动了
- 173 十二、黑色的舌头
- 183 十三、你要死灭吗？
- 207 十四、到都市里去
- 231 十五、失败的黄色药包
- 241 十六、尼姑
- 247 十七、不健全的腿
- 256 读后记——胡风

《生死场》校订记 | 章海宁

《生死场》是萧红的成名作，也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一。阅读萧红，如果绕开《生死场》，是不能算读懂萧红的。

上世纪70年代，早在葛浩文先生的英文本《萧红传》出版之前，夏志清先生便评价萧红的《生死场》，“将中国古老农村刻划之深刻，实在胜过鲁迅的《呐喊》、《彷徨》。”夏先生将萧红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并提，认为它们都是“了不起的作品”。^[1]这样的评价，

[1]夏志清：《从台湾文学讨论会谈起》，载1974年9月美国《野草》第24期。

虽然不是出现在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但也足以让中国读者感到惊讶。

萧红创作完成《生死场》时只有23岁，当初她给这部小说命名为《麦场》。《麦场》共17章，其前两章发表在哈尔滨《国际协报》的副刊上（简称“初刊本”）。^[1]1934年6月，因《跋涉》被伪满当局查禁引发的恐慌，萧红、萧军出走青岛。在青岛，萧红编辑《新女性周刊》之余，大部分时间用于续写《麦场》，同年9月9日，《麦场》完稿。萧红曾把《麦场》的片段朗诵给同在《青岛晨报》工作的梅林听，梅林感觉萧红的笔触“清丽纤细大胆，好像一首牧歌”，但小说的结构“缺少有机的联系”。^[2]与鲁迅通信后，二萧将《麦场》的复写稿连同他们的第一部文集《跋涉》一起寄给了鲁迅。鲁迅对《麦场》的出版倾注了全力，先将稿子投给生活书店，当局的书报检查委员审查了半年没有通过。鲁迅又将书稿转到《文学》杂志，希望它能在《文学》上连载，但《文学》不愿意冒险，因为《麦场》写到了东

[1] 《麦场》第一章、第二章首刊于1934年4月29日—5月17日《国际协报》（哈尔滨）副刊《国际公园》。

[2] 梅林：《忆萧红》，引自《萧红印象·记忆》，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页。

北民众的抗日，在当时，抗日的言论是被当局明令禁止的。鲁迅还不甘心，再将它转到黎明书店，期待它有一线的生机，结局同样令人失望。此路不通，只能另辟蹊径。一次饭局上，叶紫、萧红、萧军想成立一个“奴隶社”，自行印刷自己的作品。鲁迅对这个想法很赞同，分别给叶紫和萧军的书写了序。待萧红的《麦场》出版时，鲁迅改让胡风作序，但萧红反对，鲁迅只好另写一篇序言，胡风写好的序言改作《读后记》。根据胡风的建议，《麦场》改名为《生死场》，1935年12月24日，“奴隶社”以“容光书局”的名义，在上海自费出版（简称“初版”）。《生死场》的出版，在当时的上海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年内6版，至萧红离世前，已出11版。即使在抗战胜利以后，《生死场》也一直畅销，大连文化界民主建设协进会、生活书店、鲁迅文化出版社、东北书店等多家出版单位重印此书。甚至它还被改编成连环画^[1]。应该说，《生死场》是一次极为成功的出版策划，文豪鲁迅的序言、著名左翼文学评论家胡风的评论、文学新锐萧红的“越轨”的文字使这本新书卖点十足。鲁迅多次向萧红索书转赠

[1] 1939年4月，作为“大众战斗图画丛书之一”，由张鸿飞绘制连环图画，由美商华威顿印刷出版公司出版。

友人，在当年的江浙和北平，还出现了盗版的《生死场》，该书的影响可见一斑。萧红凭借《生死场》跻身上海滩名作家行列，这是她人生的重要转折。如果没有《生死场》，萧红能否被上海文学界接纳尚未可知。

像《生死场》这样一部经典，因为语言的变迁，阅读者与创作者身份、文化、认知等方面的差异，阅读的感受会千差万别。即使在专业的文学批评家那里，也同样如此。

鲁迅在评价《生死场》说，“这自然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不少明丽和新鲜。”^[1] 鲁迅认为萧红对北方土地上挣扎着的人群的描写是“力透纸背”的，他称萧红的文字有“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胡风对“力透纸背”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胡风认为，这部小说最重要的地方揭示生殖与死亡的意义。“糊糊涂涂的生殖，乱七八糟的死亡”，“勤勤恳恳地蠕动在自然和两只脚的暴君底威力下面”，^[2]

[1] 鲁迅：《〈生死场〉序言》，《萧红全集》，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卷第41页。

[2] 胡风：《〈生死场〉读后记》，《萧红全集》，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卷第132、133页。

所以他将小说命名为《生死场》。对走投无路的抗日民众的描写，胡风也很欣赏，既“看到了女性的纤细”，也看到了“非女性的豪迈”。在这些方面，鲁迅与胡风的看法是大致相同的。鲁迅和胡风在《生死场》的人物描写方面都对萧红提出了批评，鲁迅委婉地说《生死场》“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胡风说，“在人物底描写里面，综合的想象和加工非常不够。”^[1]胡风还批评萧红“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全篇现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不能使读者得到应该得到的紧张的迫力”。^[2]对《生死场》的“语法句法”，胡风认为它“太特别了”，并且认为产生这种印象的重要的原因是“对于修辞的锤炼不够”。^[3]鲁迅和胡风的评价，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对《生死场》的阅读定势。萧红自己对这些批评提出了不同意见，萧红说，那种批评她小说的调子，她已经听腻了，“有一

[1] 胡风：《〈生死场〉读后感》，《萧红全集》，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卷第134页。

[2] 胡风：《〈生死场〉读后感》，《萧红全集》，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卷第134页。

[3] 胡风：《〈生死场〉读后感》，《萧红全集》，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卷第134页。

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河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萧红在其后的《呼兰河传》创作中，也坚持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对经典现实主义那套小说创作理论是不屑一顾的。客观地说，鲁迅和胡风对《生死场》的阅读是有局限的。《生死场》在它问世的近半个世纪里，一直被作为“抗日文学”来阅读。萧红与东北作家群其他作家一样，都来自沦陷的“满洲”，由于当时政府对抗日言论的钳制，国人对失去东北的愤懑之情无处发泄，而《万宝山》、《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等作品恰好满足了这种阅读期待。鲁迅为《生死场》所作的《序言》强化了读者对该书“抗日功能”的解读。而蕴于“抗日”文字之外的诸多意义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和屏蔽。其实，该书的三分之二的内容与抗日无关，而是写东北乡村极度的物质与精神的匮乏，人的生活退化为动物式的生存，而这挣扎的人群描写的重点是乡村的女性，如麻面婆、王婆、月英、金枝等，她们的命运，很多时候与自己是否勤劳、美丽没有多大关系，除了自然和经济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她们身边的男性。她们感受的苦难，与其说是来自“自然的暴君”，还不如说是与她们一起生活的男性。萧红在《生

《生死场》中对男权世界的激烈的批评男性批评家是视而不见的，只有在 20 世纪 90 年代，萧红的性别批评立场才得到极大的关注，《生死场》才从“抗日小说”跳出，以另一种面目被读者重新阅读。

鲁迅、胡风包括后来很多的批评家，对《生死场》的结构是持批评的意见。文学批评家摩罗称《生死场》是一个“断裂的文本”^[1]。与此前萧红研究者葛浩文的观点相接近。萧红为什么要用三分之二的篇幅描写残酷的“生、老、病、死轮回”的乡村女性，难道仅仅是准备“日寇出场的序幕”^[2]？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葛浩文在他的《萧红传》出版 30 多年后，修正了他的看法，“我本来对书中风格和主题的豁然改变表示不满，以为全书统一性给破坏了。后来我推翻我自己的看法，觉得这种看法忽略了小说后半部的主旨，即描写当时的女性之如何间接的经历战争。”^[3]葛浩文从“文本断裂”跳出来，将萧红小说前后的主旨连贯了起来，这是一个

[1] 摩罗：《〈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萧红印象·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39 页。

[2] 葛浩文：《萧红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39 页。

[3] 葛浩文，张莉：《“持久力”和“亲切感”——两代研究者关于萧红的对话》，《文艺争鸣》2011 年 3 月号，第 27 页。

了不起的发现。

《生死场》的误读，还不仅仅在内容上，即使是在其初版封面的解读上，也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封面的黑色图案有的解读为沦陷了的东北的土地，有的解读为一只羊头，还有的解读为嘶鸣的马，另有研究者认为是一幅妇女头像的剪影。^[1]萧红未必不想写一部“抗日的小说”，但她不是凭概念和理论写作的作家，而是忠实于自身的经验和内心的召唤。《生死场》里的金枝在城里“缝穷”被男人强奸，别人问她“恨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金枝开始说她恨“日本人”，但话一出口马上纠正自己，她还是更恨“中国人”，因为强奸她的不是日本兵，而是中国男人。《生死场》的女性主义书写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这样一部有着大量女性身体隐喻的文字被男性批评家轻易转换为“抗日”的“国家民族主义”话语呢？“强奸”在很多抗日文本里更多是一种符号，如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李七嫂被强奸凌辱“被用来展示中国的困境，国家民族主义在此取代了女性身体的意义”，“李七嫂的悲剧旨在激发中国人抗战的热

[1] 刘禾：重返《生死场》，引自《萧红印象·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8页。

情，而代价是让女性的身体充当国家民族主义斗争的场所”。^[1]萧红虽然也痛恨日本侵略军，但她却不愿意让金枝身体的意义升华为国家民族主义载体。这种颠覆“具有性别意义的立场”。^[2]萧红在《生死场》中所揭示的复杂的意义，是当时“许多男性写作者难以企及的”^[3]。作者大胆、细腻、真实、越轨的刻画，比专业的历史教科书更为深刻。正是如此，《生死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才有了特别的意义。

中国现代作家对乡村的想象，多带着深厚的情感，因为他们多从乡村出发而走入城市，乡村在他们的笔下是美丽的乌托邦，是浓浓的乡愁。哪怕他们面对的是破败的影像，也不愿在心中戳破这个幻影，所以，现代文学经典出现了《边城》这样美轮美奂的文字，沈从文内心对湘西乡村的忧伤，是隐藏在文字深处的。而在萧红的笔下，中国乡村不再是“乡土”和“家园”，而是溃败、

[1] 刘禾：重返《生死场》，引自《萧红印象·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5页。

[2] 刘禾：重返《生死场》，引自《萧红印象·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5页。

[3] 刘禾：重返《生死场》，引自《萧红印象·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9页。

破碎的“荒野”^[1]，是生死轮回的场阈。萧红第一次建立了对中国乡村的“荒野”想象，这是萧红对中国现代文学乡村世界想象的一次巨大跨越。

读者会发现，《生死场》中有大量的死亡，精神与家园一起荒凉，人与人之间冷若冰霜，母亲对待孩子的感情还不如对待一株植物。金枝的孩子被丈夫活活摔死，丈夫也不在了，她到城市去“缝穷”，又被强奸。她对到城市谋生的一线希望成为泡影，她又回到乡村。她的母亲丝毫不去抚慰女儿的伤痛，却要赶着女儿回到城市去弄回钞票。无奈的金枝想到了出家，但尼姑庵的尼姑跑了，庙宇也荒凉着。如果庙宇也不能为金枝提供精神庇护的话，她将去何处疗伤呢？萧红在《生死场》中感慨，在乡村，人们永远感受不到“灵魂”的存在，人们只是被本能驱使着，毫无热气地活着，“生”和“死”都麻木着。《生死场》中另一个女主角王婆因儿子的死亡而服毒自杀，乡邻为她钉棺材、挖坟。突然间，王婆又活转过来，“嘴角流出一些黑血，并且她的嘴唇有点像在起动，终于她大吼两声……”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活

[1] 叶君：《乡土·农村·家园·荒野——论中国当代作家的乡村想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转”，乡邻都认为她“还魂”了，而死了的人是不能“还魂”的。她的丈夫和乡邻慌乱地用扁担“扎实”地压在王婆的腰间，他们要把“还魂”的王婆重新送回“鬼”的世界。被压着的王婆，“她的肚子和胸膛突然增涨，像是鱼泡似的。她立刻眼睛圆起来，像发着电光。她的黑嘴角也动了起来，好像说话，可是没有说话，血从口腔只喷，射了赵三的满单衫。”王婆还是被装进棺材，但她终于没有死，“她感到寒凉，感到口渴”，她说，“我要喝水”。在这些场景中，萧红对生命的体会和感受，“都写到了极致”。^[1]陈思和说，“《生死场》写得很残酷，都是带血带毛的东西，是一个年轻的生命在冲撞、在呼喊。我觉得这样的东西才真是珍品！她生命力是在一种压抑不住的情况下迸发出来的，就像尼采所说的‘血写的文学’。这样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这不能用一般的美学观念去讨论，它要用生命的观念去讨论。所以，《生死场》是一部生命之书。”^[2]

《生死场》从生存的困境到两性、人伦伦理中心灵

[1] 叶君：《乡土·农村·家园·荒野——论中国当代作家的乡村想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2] 陈思和：《启蒙视角下的民间悲剧：〈生死场〉》，《萧红印象·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6页。